



087

译文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Frankenstein

Mary Shelley

[英] 玛丽·雪莱 著

Mary Shelley

刘新民 译

# 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英] 玛丽·雪莱 著

Mary Shelley

刘新民 译

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兰肯斯坦 / (英) 雪莱 (Shelley, M.) 著; 刘新民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3

(译文名著文库)

ISBN 978-7-5327-4172-4

I. 弗... II. ①雪... ②刘...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980 号

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Mary Shelley  
玛丽·雪莱 著  
刘新民 译

责任编辑 王 蕾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172-4/1·2343

定价: 1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 译本序

本书作者玛丽·雪莱（1797—1851）是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珀西·雪莱的第二位妻子。她的父亲威廉·戈德温及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均为英国十八世纪末的著名政论家。玛丽自幼博览群书，对当时的浪漫派诗歌及哥特式的小说颇有研究。她容貌出众，气质不凡。一八一四年夏，珀西·雪莱携妻子哈丽特造访戈德温，与玛丽一见钟情。后来两人不顾众人的反对私奔。他们先后旅居法国、瑞士，于一八一六年九月返回伦敦。不久，哈丽特自杀身亡，同年十二月，玛丽与雪莱正式结婚。

玛丽·雪莱一生坎坷，曾数度遭到家庭不幸。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范妮自杀而死，她的三个孩子亦先后死去；更为不幸的是，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当她与雪莱在意大利度夏时，雪莱在划船中突遇风暴，不幸溺水身亡。

一八二三年，玛丽·雪莱由意大利返回英国。这时，她在文坛上已很有名气。她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弗兰肯斯坦》颇受读者青睐，并被改编成戏剧。二十世纪初以来，这部小说被改编成数十部电影，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这部小说在英美等国仍长

盛不衰，成为频频再版、拥有广泛读者的一部小说，玛丽·雪莱也因此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弗兰肯斯坦》现已被西方文学界公认为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其它作品，如历史小说《瓦尔珀加》和《最后一个人》等均获得成功。

玛丽·雪莱于一八五一年二月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小说《弗兰肯斯坦》叙写了一个无名氏科学怪物自出生之日起便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因而奋起反抗主人、反抗社会的故事，揭露了统治阶级欺压人民的罪恶，歌颂了被压迫者的反叛精神。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现代机器和现代工业，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成为农村中的雇佣工人，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激化了英国的社会矛盾，争取自由、平等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各种革命组织，如伦敦通信协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建立起来。革命者散发传单、讨论社会变革、鼓动广大劳苦大众走法国大革命的道路，起来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英国政府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突出的例子便是“彼德卢惨案”——一八一九年，曼彻斯特的劳工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治改革，政府派兵镇压，打死打伤示威群众数百人。

玛丽·雪莱十分关心法国大革命，并深深同情英国的民主运动。她怀着极大的热情系统地研读了当时著名激进派政论家托马斯·佩恩、威廉·戈德温等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论著，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她痛恨暴政，蔑视权贵，深深同情被压迫者的悲惨遭遇。她的《弗兰肯斯坦》便是以当时英法等国社会为背

景，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热情讴歌了被压迫者的反叛精神。

小说主人公之一，生物学家维克托·弗兰肯斯坦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研究。他试图征服死亡，创造一种新的生命。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创造生命的秘诀。他从住地附近的藏尸间采集来各种死尸肢体，在一间极其秘密的斗室中，怀着犯罪的心理，制作了一具八英尺高的人体。通过数月夜以继日的努力，维克托终于在一个阴沉的夜里使他的造物睁开了眼睛。然而，维克托创造生命的动机是自私的——他欲以新生命的创造者自居，要世人对他感恩戴德。他的自自动机注定了他实验的失败。当他发现他的造物面目丑陋，如同怪物时，便无情地遗弃了他，拒绝履行主人的职责。怪物尽管生来丑陋，但他是无辜的；既然被创造出来，就应该受到社会，特别是维克托本人的善待和保护，然而，怪物自出生之日起便遭到维克托的鄙视和遗弃，致使他处境极为艰难。他不得不栖身于森林之中，备受饥寒的煎熬。为了寻找食物，他壮着胆子走进一个村庄。村民们都因其丑陋，或落荒而逃，或以石头击之，将他打得遍体鳞伤。

尽管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怪物仍坚定地寻找人类的爱和理解，并以实际行动试图换取社会的承认。他经常帮助村民们收集柴火取暖，并摒弃了偷村民食物的坏习惯，代之以野果、树根充饥；他在去日内瓦的路上救起了一溺水女孩。然而，他的善举并未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接纳；相反，他所得到的回报永远是冷漠、鄙视和遗弃。维克托创造的怪物终于无法忍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起而抗争，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抗争。

怪物反抗的矛头首先对准他无情的主人维克托。他多次出现在维克托的梦幻中，日夜折磨维克托，致使他长期处于紧张、痛苦的状态。维克托在恐惧中惊呼道：“救救我，救救我吧！我仿佛觉得那怪

物将我攥住，我拼命挣扎，昏倒在地上。”维克托饱尝了受精神折磨的苦头，原来美妙的梦幻成了他可怕的地狱。

在小说的第十章，作者设计了一场怪物与维克托之间的舌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鲜明对照。玛丽·雪莱将维克托描写成一个疯子，对着怪物咆哮，威胁要杀死怪物：“我和你势不两立，你给我滚开，否则，我们来决一死战……”，相比之下，怪物却显得沉着、冷静。他首先批评维克托抛弃他的冷酷态度，继而抨击社会对他的不公：“相信我，弗兰肯斯坦，我原本是仁慈善良的；我的灵魂闪耀着爱和人性的光。然而现在，难道我不孤独吗？难道我不是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吗？你，我的主人，尚且恨我，那我还能从你的同类中得到什么希望呢？”

怪物对主人的反抗进一步扩展到对整个社会不公的反抗和揭露。在小说的第十四章，怪物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宗教迫害。怪物在森林中栖身时，偶然发现了被法国政府流放到此的德拉西一家。这家人被流放的原因是帮助了土耳其姑娘萨菲的父亲越狱。原来，萨菲的父亲在巴黎经商期间，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被法国政府逮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法国政府草菅人命的行径使整个巴黎群情激愤。德拉西的儿子费利克斯得悉此事后义愤填膺。他几经周折，在父亲和妹妹的帮助下终于将萨菲父亲营救救出狱。事发后，德拉西一家财产被抄，并被永远逐出法国。萨菲与德拉西两家人的不幸遭遇激起了怪物对他们的深切同情，他痛恨这种“闻所未闻的迫害”，这种可悲的“人间罪恶”。

在揭露统治阶级草菅人命的罪行的同时，怪物还揭露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剥削。怪物发现，德拉西一家租种别人的一块土地，生活十分艰难。为了贴补家用，老人常打发儿子外出帮工。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食不果腹，在饥饿中苦度时日。正如怪物所说：“他们经常

要忍受饥饿的痛苦煎熬，而那两个年轻人就更是如此。他们常将食物放到老人面前，而没给自己留下一点吃的。”怪物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深恶痛绝，他愤怒地指出，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你没有地位和财富，你就会被看成是“流浪汉和奴隶，注定要为少数上帝的特选子民徒然卖命”。

怪物对主人及整个社会不公的反抗，不仅深刻揭露了一七九〇年前后英国黑暗的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当时英国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激烈的大论战。以辉格党人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政客恣意攻击法国大革命，哀叹反动王朝的垮台，将革命党人斥责为食人肉的妖魔鬼怪。为了反击伯克的谬论，著名激进派政论家托马斯·佩恩在《人的权利》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任何不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谋利益的政府都必须被推翻。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彻底摧毁魔鬼般的贵族阶级。威廉·戈德温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其他著名激进派政论家亦纷纷著书撰文，抨击法国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强调要以暴力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弗兰肯斯坦》的反叛主题正是呼应了当时那场以压迫与反压迫为中心的大论战。

小说的最后几章主要描写了怪物与主人维克托之间复仇与反复仇的生死斗争，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反叛主题。怪物在长期遭受孤独和遗弃之后，要求维克托为他制造一个异性同类以伴余生，并保证他们将远离人类文明，去南美的荒原中安家落户，这再次表现他对情与爱的渴望。然而，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却遭到维克托的无情拒绝。他担心，如果雌雄两怪物繁衍出整个一代怪物，起而造反，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怪物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忿忿不平地呼喊道：“每个男人都可以娶个老婆搂在怀里，连畜生都可以成双成对，难道要我打光棍不成？”

此后，怪物怀着一腔怨恨，将维克托引至北极。这时，维克托已



是奄奄一息，最终在严寒疲惫中死去。怪物闻讯后，向北极探险家沃尔顿重申了自己反抗主人的缘由，随后跃入海中，消失在远方茫茫的黑夜里。

在这篇小说中，玛丽·雪莱塑造了一个反叛的怪物形象。他虽然面目丑陋，但勇敢机智，颇具爱心。他生来受到主人的冷淡和遗弃，因而遭受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然关心和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他敢于抨击社会的不公，揭露统治阶级鱼肉人民的罪恶；同时，他敢于反叛自己无情的主人，为获得社会的承认，人类的爱和同情而抗争。小说这一反叛主题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英法等国正义与非正义，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斗争。虽然玛丽·雪莱后来放弃了她的激进的民主思想，但她在《弗兰肯斯坦》中所表现的反叛精神却鼓舞了当时人们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英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刘新民

## 作者导言

规范小说的出版商们将《弗兰肯斯坦》一书列入他们的出版系列，并希望我向他们提供故事的有关来源。我很愿意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概略地回答一个人们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当时作为一个年轻姑娘的我，怎会想到如此可怕的事情，并将它描写得如此详尽？当然，我很不愿意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付梓，但是，我的解释只作为过去一部作品的附言而发表<sup>①</sup>，我要谈的内容仅限于那些与我作者身份有关的问题，别无其它，因此，我就无需指责自己将个人看法强加于人。

我的父母双亲都是文坛名流<sup>②</sup>，作为他们的女儿，我很早便萌发了写作的念头，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在孩提时代，我便开始写写画画了。在父母规定我娱乐玩耍的时间里，我特别喜欢“写故事”。不过，最使我感到快乐的还是建造空中楼阁——即做白日梦，凭空想象，紧紧追逐自己连续不断的思绪，让它形成一连串虚构的事件，这便是我想象的内容。我的想象比我的故事更离奇，也更令人快乐。就写故事而言，我总是依样画葫芦，竭力模仿别人的作品——如法炮制，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写。我写的故事，读者至少还有一

人，那就是我童年的伙伴和朋友，而我那些空泛的遐想则完全属于我自己，从不向他人谈及。当我郁闷烦恼时，如梦的遐想给我以慰藉；而当我无忧无虑时，它们又给我以无穷的快乐。

我的童年时代主要是在乡村度过的，后来我又在苏格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有时也去一些风景胜地游玩，但我仍然常住在秦河北岸，它是紧靠丹迪<sup>③</sup>的一块沉寂荒凉的不毛之地。我现在回想往事，把那地方称为沉寂荒凉的不毛之地，可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那时它是自由之土，欢乐之地；因为在那儿，不受注意的我可以与我想象中的生灵交流。我那时已开始写作，但就风格而言并无独特之处。后来，也许是在我家庭院的树下，抑或是在附近草木不生的荒凉山坡上，我的想象力像插上了鸟儿的翅膀在空中飞翔，于是，我的真正的创作开始起步和发展。我没有把自己写成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因为生活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根本无法想象，那些富有浪漫色彩的悲欢离合，那些令人惊叹的世事经历会让我碰上。当然，我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是充分利用工作时间，创造了许许多多文学形象。按我当时的年龄，我觉得这些文学形象要比我自己生活中的感受有趣得多。

可打那以后，生活琐事多了起来，我总是忙于应付现实问题而无暇顾及文学创作。我丈夫从一开始便非常着急，极力希望我跻身于名人的行列，以不辜负我父母的声誉。他总是激励我，要我在文坛上一举成名。虽然我后来对成名成家极为淡泊，可当时连我自己对它也看得很重。在此期间，丈夫希望我写点东西出来，他倒不是想看我能否

---

① 《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正式出版，共分三卷；后于1823年和1831年又出过两个版本，目前通行的是1831年的版本。

② 威廉·戈德温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两人均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

③ 丹迪为苏格兰东部一港市。

写出引人注目的作品，而是要看我有无发展前途，今后能否写出更好的作品。然而，我还是什么也没写。外出旅游和照顾家庭占据了我很多时间；此外，还有学习，其形式为阅读文学作品，或与丈夫交流以使自己的看法更加完善，因为他的思想远比我敏锐、深邃。这种学习便是我当时专心从事的文学活动。

一八一六年夏天，我们访问了瑞士，并成了拜伦的邻居。起初，我们三人或在湖上荡舟，或在岸边漫步，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当时拜伦正在创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章，他是我们三人中唯一将思想付诸文字的人。他把所写的诗篇相继拿给我们看；我们发现，大凡诗歌中的火花灵光，韵律的和谐悦耳尽在他这些诗歌中了。他的诗篇似乎表明，天国与人间的荣光是非凡而神圣的；而我和诗人都被这种荣光所感化了。

可是，那年夏天雨水甚多，令人生厌；连绵的阴雨往往把我们困在家中达数日之久。我们手边有几本从德文译成法文的书，写的都是些鬼故事，其中一本是《负心郎的恋爱史》。书里的那个男人曾向自己的新娘发誓诅咒不变心，当他拥抱她时，发现自己搂着的却是一个面色惨白的女鬼——原来，一个曾遭他遗弃的女人此刻变成了女鬼。还有一本书，讲的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家族缔造者，他的命运十分可悲——他的家族已注定灭亡，他不得不在几个年幼的儿子长到充满希望的年龄时，将死亡之吻赐予他们。半夜时分，他那巨大的影子出现了。只见他全副武装，除面罩朝上掀开外，活像《哈姆雷特》中的鬼影。在忽明忽暗的月光下，他沿昏暗的大街缓缓走着，最后消失在他宅院围墙下的阴影里；少顷，一扇大门洞开，随即传来脚步声，卧房的门开了。他走到孩子们的床前，见他们蜷着身子，睡得正甜。望着自己青春年少的孩子们，他不禁黯然神伤，脸上流露出无尽的悲哀。他弯下腰亲吻他们的额头，孩子们顿时像被摘下的花朵凋残消亡了。

我后来再没看过这些故事，然而我对故事的情节却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刚刚读过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来写个鬼的故事，”拜伦说道。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我们共有四个人<sup>①</sup>，这位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开始写了一个故事，其中的部分情节后来被他附印在他的长诗《默泽珀》的末尾。雪莱比较善于以鲜明生动、光彩照人的各种形象以及美化我们语言的最为和谐的诗歌来表达他的思想和情感，而不太善于构思故事的人物和情节。于是，他根据自己童年时的一段经历动笔写了一个故事。可怜的波利多里想出的故事很恐怖：一个骷髅头女人透过钥匙孔偷看——偷看什么我忘了，但肯定是什么粗俗低级的事情——可是当波利多里将骷髅头女人的下场写得比大名鼎鼎的考文垂的汤姆<sup>②</sup>还要凄惨时，他一时不知如何写下去，便不得已将那女人打发到卡普莱特家<sup>③</sup>的墓穴中去了——这是唯一适合她去的地方。两位蜚声文坛的诗人竟也感到写故事单调乏味，于是很快半途搁笔，不再去写那不合他们口味的故事了。

我紧张地思索着，试图想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必须与前人写的故事同样精彩，同样能激发我们去写新的故事；它必须迎合人性中那份莫名的恐惧心理，从而引起人们极度的恐惧感——这个故事要让读者吓得不敢左右旁顾，吓得他们心惊肉跳，面如土色。如果我的故事不能达到这些要求，那它就名不符实，不配叫鬼故事。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可一无所获。众人心焦如焚，盼望故事的出现，可等来

---

① 拜伦，雪莱夫妇及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威廉·波利多里。

② 汤姆是戈戴弗夫人传说中的一个人物。戈戴弗夫人为11世纪时考文垂（英国一港市）的著名美人，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她要求丈夫利奥弗里克伯爵减免当地百姓的税收，并根据丈夫提出的条件，赤身裸体骑马通过街市。其时，全城百姓均按指令待在家中，无一窥视，唯有汤姆违抗指令，偷看戈戴弗夫人，结果双目失明。

③ 这里指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自杀身亡的墓穴。

的只是“没有”这个索然无味的字眼。每当这时，我就感到自己才疏笔拙，无能之极——作家之不幸莫过于此了。“你有没有把故事想出来？”大家每日上午都这样问我，而我每次都不得不回答说没有。这真令人无地自容。

桑切<sup>①</sup>曾经说过，万事皆有开头时；而事情的开头又必然与其前面的事情相联系。印度人曾给这个世界带来一头大象以助其一臂之力，可他们却让大象站在一只乌龟上。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发明创造是在混乱无序中诞生的，而决不会在虚无空白中产生。发明者必须首先具备各种物质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可以使模糊无形的东西固定成形；然而，仅有材料还不能发明任何东西。搞任何发明创造，包括那些想象中的发明创造，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哥伦布和鸡蛋的故事<sup>②</sup>。发明创造的先决条件在于一个人能否把握某事物潜在的作用，能否形成并完善与该事物有关的设想。

拜伦和雪莱多次进行长谈，在他们交谈时，我只是一个虔诚的听众，几乎一言不发。有一次，他们讨论了各种学说观点，其中一点便是生命起源的本质，以及能否发现这一本质以创造生命。他们讨论了达尔文博士<sup>③</sup>的实验（我并不是说博士先生真的做了这些实验，我以前也没这样说过；我只是说，当时人们曾传说他做过这些实验。我这样说也许更能表达我的意思）。他将一段细面条放置于一个玻璃容器中，直至它以某种特殊方式开始作自发运动。然而，这样做并不能创造生命。也许一具尸体可以死而复生，流电学已显示出这类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也许一个生命体的各组成部分可以制造出来，再将它们组

---

①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珂德》中的人物，以言辞富有哲理而著称。

② 据传，西班牙一大臣曾对哥伦布声称，其他人也能发现新大陆。哥伦布便向众大臣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将鸡蛋直立于桌上。见无人成功，他便将鸡蛋一头往桌面一敲，蛋壳碎裂后鸡蛋遂直立起来。

③ 伊拉兹马斯·达尔文（1731—1802），英国著名进化论创立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

合在一起，赋予其生命，使之成为温暖之躯。

两人侃侃而谈，不知不觉夜已深了；等我们休息时已过半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也不能说我在思考，因为突如其来的想象力攫住了我，牵引着我，使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形象，这些形象之鲜明生动，远非普通思维所及。我闭着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清晰醒豁的形象。我看到一个面色苍白、专攻邪术的学生跪在一具已组合好的人体旁边；看到一个极端丑陋可怕的幽灵般的男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少顷，在某种强大的机械作用下，只见这具人体不自然地、无精打采地动了动。他活了。这情景一定会使人毛骨悚然，因为任何嘲弄造物主伟大的造物机制的企图，其结果都是十分可怕的。这一成功会使这位邪术专家胆寒，他惊恐万分，扔下自己亲手制作的丑八怪，撒腿逃跑。他希望自己亲手注入那丑八怪体内的一丝生气会因其遭到遗弃而灭绝；尚处于半死不活状态中的丑八怪便会因此而一命呜呼。这样一来，他便可以高枕无忧了。虽然他曾把这具丑恶的躯体视为生命的摇篮，然而他相信，坟墓中死一般的沉寂将永远为它短暂的生命画上句号。他睡着了，却又从睡梦中惊醒。他睁开双眼，发现那可怕的东西就站在自己床前，只见他掀开床帘，睁着水汪汪的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他。

我吓得睁开双眼，刚才的情景占据了我整个头脑，一阵强烈的恐惧感不禁油然而生。我真希望眼前的现实能驱走我想象中的怪物。我能看见眼前的一切：这房间，这深色的橡木地板，那关闭的百叶窗，以及透过窗户隙缝投射进来的月光；我也分明知道不远处就是明镜般的大湖和白雪皑皑、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然而，我却很难摆脱眼前这个可怕的幻影；它仍然死死地缠着我，驱之不去。我得想点什么别的才行，于是我又想起了自己要写的鬼故事——这讨厌的鬼故事真不走运！唉！要是我能写出让读者像我这天晚上一样害怕的故事那该

多好！

突然，一个令人振奋的念头如闪电般从我脑际掠过。“有了！它既然能吓着我，就能吓着别人，只要能把半夜纠缠我的暗鬼写出来不就成了。”次日一早，我便对众人宣布说，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故事。我当天便动笔写起来，开头一句是“那是十一月一个阴沉的夜晚”。我所写的只是我想象中的那些可憎可怖的情景。

起初，我只写了几页，不过是个小故事而已，可雪莱硬要我开拓思路，加大篇幅。当然，我丈夫并未就故事中的任何情节提出什么建议，也很少谈过他自己的感想和见解；但是，如果没有他当时的鼓励，我的故事绝无可能以书的形式奉献给世人。我这么说并不包括小说的原序，根据我的回忆，该序完全为他一人所作。

现在，我就再次让我这丑陋可怕的孩子走到读者中去，愿它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我非常爱它，因为它降生在幸福快乐的日子里；那时，死亡和悲哀只是虚幻之词，并未在我心中引起任何真正的共鸣。此书以数页篇幅记录了我们多次散步、驾车和促膝谈心的情景。那时的我有丈夫陪伴，并不孤独，可在这个世界上，我已永远不能与他见面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心情，与读者无涉。

我想再提一下小说修改的情况。我主要是对小说的语言作了一些润色，而并未改动小说的情节，也未增添任何新的内容。我修改了其中一些枯燥的语句，以免影响故事的趣味性。这些改动之处几乎都出现在第一卷的开头，并自始至终都限制在小说的附带部分，而其主要情节和内容均未作任何增删。

1831年10月15日

于伦敦



## 原序<sup>①</sup>

达尔文博士及德国的一些生理学作者们曾经认为，构成这部小说的事件，并非完全不可思议。可人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我真的会相信这种虚构的事件——我根本不相信；但是，将它作为一部虚构作品的根据，我并不认为自己纯粹是在编造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恐怖情节。这篇故事的趣味性所依赖的主要情节摆脱了一般鬼怪或魔法故事的种种瑕疵，并以其逐渐展开的新奇的场面而为人们所称道；再者，尽管这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但它为人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新的着眼点，而这一着眼点比现存事物的一般关系中的任何观察角度都能更为全面地、居高临下地描绘人类的激情。

有鉴于此，我一方面大胆创新，组合更完美的人性，另一方面则尽力保存了人类本性中的真谛。希腊悲剧史诗《伊利亚特》、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仲夏夜之梦》，尤其是弥尔顿的《失乐园》，均遵循这一原则，即便是最卑微的小说家，只要他想借自己的作品娱人或自娱，他都会老实地将一种奔放不羁的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准则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诗歌这一领域，采用了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因而涌现出多少华美无比的逸